

宗教研究

RELIGION STUDIES

CSSCI 来源集刊

总第15期

主办：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

创刊人：方立天
主 编：张风雷

■ 汉传佛教素食传统的形成研究

蒲成中

■ 《冈志》诸问题丛考

张雪松

东正教神学中的位格本体论

——论兹兹奥拉斯对卡帕多西亚教父的解读

陈 倩 张少博

■ 康德论奇迹

马 彪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宗教研究. 总第 15 期 / 张风雷主编. — 北京 :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21.10

ISBN 978-7-5188-1198-4

I . ①宗… II . ①张… III . ①宗教—文集 IV . ①B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1) 第 209061 号

宗教研究 (总第 15 期)

创刊人: 方立天 主 编: 张风雷

惟 善 曹南来 执行主编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 (发行部) 13691373138 (编辑部)

责任编辑: 孟金霞 (158504349@qq.com)

版式设计: 武俊东

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版本记录: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 22.75 印张 300 千字

2022 年 8 月第 1 版 202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88-1198-4

定 价: 139.00 元

主办: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

创 刊 人: 方立天

主 编: 张风雷

执行主编: 惟 善 曹南来

编辑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宇洁 王俊淇 孙 帅 孙 毅 孙晓雯 李秋零

杨慧林 何光沪 何建明 张风雷 张文良 张雪松

钟智锋 宣 方 姜守诚 梅 瑛 曹南来 惟 善

程乐松 温金玉 魏德东

工作人员: 王 丹 史 瑛

目 录

卷首语 方立天 1

◎佛教义理研究专题

慧解脱、俱解脱与解脱障
——说一切有部之视角 法 光 (KL Dhammajoti) 3
安世高所译的《增一阿含经》 [美]何离巽 (Paul Harrison) 18
月称《明句论》中《中论》偈颂的形态 王俊淇 42
论僧祐之“抄经”观及其思想渊源 王培钊 51
法卷与中国寺院方丈的继位 [美]尉迟酣 (Holmes Welch) 69
汉传佛教素食传统的形成研究 蒲成中 101
宋代径山寺的藏书与刻书 定 源 (王招国) 148
孤山智圆的台净融合思想简论 骆海飞 159
得士可以强吾宗
——物初大观的宗盟意识与禅林交往 王宏芹 169
“毗昙学派”探析
——以智顗著述中的“毗昙师”为中心 向 慧 181
佛禅语境下日藏宋僧送别诗集《一帆风》探析 王 莉 192

◎伊斯兰教研究

《冈志》诸问题丛考 张雪松 211

月称《明句论》中《中论》偈颂的形态^①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讲师 王俊洪

一、问题所在

7 世纪的中观思想家月称 (Candrakīrti) 所著的《明句论》(Prasannapadā) 是龙树 (Nāgārjuna) 《中论》(Mūlamadhyamakakārikā, 简称 MMK) 注释书中梵文全本唯一现存的文献。尽管《中论》的梵文写本已经出现于世 (叶少勇 2009, 叶少勇 2011a, 叶少勇 2011b), 但由于该写本是断片, 所能回收的《中论》偈颂仅为全本的三分之一。因此, 时至今日, 月称的《明句论》依然是回收《中论》偈颂最重要的文献。

作为《中论》的注释书,《明句论》依照《中论》的顺序逐一引用了《中论》的全部偈颂, 这才使得我们在今日得以回收《中论》全体。本文将《明句论》逐一引用的《中论》偈颂称为“基本型”, 标记为“MMK x.y”, 其中的 x 指章节编号, y 指在该章中偈颂的编号。例如, “MMK 18.7”指的是《中论》第 18 章第七颂。除去依次被引用的基本型外, 月称为了解释某一思想或内容时, 也会不按照基本型的顺序适宜地引用《中论》的其他偈颂。例如, 月称在解释著名的“心行言语断”MMK 18.7 时, 援引了 MMK 25.24。本文将这样被援引的偈颂称为“引用型”。与基本型相比, 引用型包含了若干存有异议的偈颂。本文将如此带有异议的偈颂称为“变异型”^②, 标记为“≈ MMK x.y”。

无论是对于校订《明句论》, 还是辑佚《中论》偈颂, 变异型都是无法忽视的存在。而从更普遍的立场来说, 变异型的存在意味着同一偈颂的发展与活用。基本型与变异型的共存可能才是文献的历史事实。本文以学界通行本 de La Vallée Poussin 的《明句论》

①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项目成果“月称《明句论》第一品研究” (19XNB027) 阶段性研究成果。

② “变异型”一词只是与基本型相对而言, 并非意味着必然从基本型变异而来。

校订本为底本, 收集其中变异型的用例。之后, 参考牛津 (O)、罗马 (R)、东大 (T)、剑桥 (C)、NGMPP (N) 五种写本以及布达拉宫 (P) 写本的第二十五章部分^①, 详细考察变异型的写本情况并尝试分析它们产生的原因。

二、《明句论》所见《中论》偈颂的变异型

《明句论》全论之中, 可以回收如下的七条变异型用例。(黑体字部分为基本型与变异型相异之处。)

1. bhavedabhāvobhāvaś ca nirvāṇamubhayamkatham | asaṃskṛtaṃ hi nirvāṇam**bhāvābhāvau** ca saṃskṛtau || MMK 25.13 (LVP, p.531) .

bhavedabhāvobhāvaś ca nirvāṇamubhayamkatham | **na**saṃskṛtaṃ hi nirvāṇam**bhāvābhāvau** ca saṃskṛtau || ≈MMK 25.13 (LVP, p.175) .

2. nāpyabhūtāvāsamudbhūtoḥyatrāprasajyate | kṛtakovābhavedātmāsaṃbhūtoḥvāpyaheṭukaḥ || MMK 27.12 (LVP, p.580) .

nāpyabhūtāvāsamutpannoḥyatrāprasajyate | kṛtakovābhavedātmāsaṃbhūtoḥvāpyahetukaḥ || ≈MMK 27.12 (LVP, p.341) .

3. buddhairnātmānacānātmākaścidityapideśitam || MMK 18.6cd (LVP, p.355) .

buddhairātmānacānātmākaścidityapideśitam || ≈MMK 18.6cd (LVP, p.358) .

4. utpādashitibhaṅgānāmasiddhernāstisaṃskṛtam | saṃskṛtasyāprasiddhau ca kathamsetsyatyaṃsaṃskṛtam || MMK 7.33 (LVP, p.176) .

utpādashitibhaṅgānāmasiddhaunāstisaṃskṛtam | saṃskṛtasyāpyasiddhau ca kathamsetsyatyaṃsaṃskṛtam || ≈MMK 7.33 (LVP, p.386) .

5. āgacchatyanyatonāgnirindhane 'gnirnavidyate | MMK 10.13ab (LVP, p.210) .

① 布达拉宫 (P) 写本的详情见米泽嘉康 (Yanezawa 2005)。ORTCN 五写本在各目录、项目中的详细编号如下:

O Oxford, Bodleian Library 1440-Ms. Sansk. a. 9 (R)

R Keshar Library No.9-182= NGMPP reel. C19/8

T Tokyo University Library No. 251

C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Add. 1483

N NGMPP reel. E1294/03

写本的详细描述见 MacDonald (2015)。MacDonald (2015: 88) 将此六种写本确定为《明句论》最佳的六种版本。

āgacchatyanyatonāgnirnavidyatetathendhane≈MMK 10.13ab (LVP, p.391) .

6.yadiśūnyamidamśarvamudayonāstinavyayaḥ | MMK 24.1ab (LVP, p.475) .

yadisarvamidaṃśūnyamudayonāstinavyayaḥ | ≈MMK 24.1ab (LVP, p.490) .

7.yenagrāhogrhitastughano'stītithāgataḥ | nāstītisavikalpayannirvṛtasyāpikalpayet || MMK 22.13 (LVP, p.447) .

ghanagrāhogrhitastuyenāstītithāgataḥ | nāstītivākalpayansanirvṛtasyavikalpayet || ≈MMK 22.13 (LVP, p.534) .

三、考 证

3.1 《明句论》第 7 章所见变异型 “≈ MMK 25.13”

在引用该颂之前，月称说道：“在此之后，会说……” (ataevavakṣyati)。由此可知，月称将该颂视为出自《中论》的偈颂，因此他才会说“在此之后”即第 25 章宣说该颂。与 MMK 25.13 基本型相比，变异型将 c-pāda 开头的 asaṃskṛtaṃ 改为 naṣaṃskṛtaṃ。这一变化并没有改变全偈的含义与韵律。

写本情况：O 缺，RTC 皆作 naṣaṃskṛtaṃ (R28a5; T67b4-5; C51b1; N55a7-8)。这表明 naṣaṃskṛtaṃ 的读法得到了写本的支持，绝非校订者的错误。

3.2 《明句论》第 18 章所见变异型 “≈ MMK 27.12”

月称在引用之前说：“因为，之后将会说……” (vakṣyati hi)。这一句同样表明月称视该引文出自《中论》后文。基本型 a-pāda 中的 samudbhūto 一词被替换为同义且同韵律的 samutpanno。

写本情况：O 本残缺不可读，PRTC 六写本皆作 samutpanno (P47a; R59a4; T133a1; C98a2; N112b2)。写本的异读亦可参见新作庆明 (2015)。写本一致支持变异型的存在。

3.3 《明句论》第 18 章引用的 “≈ MMK 18.6cd”

在对 MMK 18.6 的注释中，月称再一次引用了该颂的 cd 部分。但基本型中的 nātmā (na+ātmā) 变成了 ātmā，即否定词 na (n-) 被省略掉。但这一变化并没有对韵律造成影响。而且，由于后文中存在着另一个否定词 na，从整体的意义上看，这里的缺失对文意的影响甚微。例如，月称的注释中说：“如此说任何的‘我’都是不存在的，并且任何的‘非我’都是不存在的” (evaṃ nasy ātmākaścinnacāpyanātmākaścidastīdeśitam)。由此可见，月称将单一的否定词 na 应用了两次。

写本情况：O 缺，PRTC 均做 ātmā (P49b; R62a7; T139b1; C102b2; N118a5)。亦见新作庆明 (2015)。写本一致支持这项变异型的存在。

3.4 《明句论》第 19 章引用的 “≈ MMK 7.33”

基本型 MMK 7.33 的 asiddher ... saṃskṛtasyāprasiddhau 在第 19 章中被改为同韵律的 asiddhau ... saṃskṛtasyāpyasiddhau。首先，asiddher 是 asiddhi 的从格，表示原因。而 asiddhau 是 asiddhi 的依格，也可以表示原因。因此，二者在意义上差别不大。其次，saṃskṛtasyāpra-siddhau 与 saṃskṛtasyāpyasiddhau 相比，二者意思上的差异只能说是些许的。

写本情况：O 缺，RTC 作 asiddhe ... saṃskṛtasyāpyasiddhau (R69a12; T152a5; C111a1-2)，N 作 asiddher ... saṃskṛtasyāpyasiddhau (N129b2-3)。从变异型的诸写本以及基本型的 asiddher 来看，可以猜想 asiddher > asiddhe (RTC) > asiddhau (LVP) 的变异过程。因此，应当取 asiddher 的读法。其次，saṃskṛtasyāpyasiddhau 的异读则共同见于诸写本。因此，可以确定该颂是基本型 MMK 7.33 的变异型。

3.5 《明句论》第 20 章所见变异型 “≈ MMK 10.13ab”

月称在引用此变异型之后说：“在此中，之前已经说过……” (ityatroktamuttaram)。这明确表明该颂来自于在此之前的章节，即《中论》第 10 章。基本型与变异型相比，字句上的差异非常明显：b-pāda 全体从原来的 indhane' gnirnavidyate (在薪中，不存在火) 变为 navidyatetathendhane [同样，在薪之中，不存在 (火)]。

写本情况：O 缺，R 作 indhane' gnirnavidyate (R70a6-7)，TCN 皆作 navidyatetathendhane (T154a1; C112a6; N131a1)。根据写本的异读，TCN 三写本作变异型的读法，然而 R 写本保留了与基本型完全一致的读法。因此，可以说《明句论》第 20 章所引的该偈颂在一开始并不是变异型，但是在 TCN 三写本的某一祖本中由于脱字与衍字等原因形成了变异型的读法。

脱字的可能过程如下：indhane' gnirnavidyate > navidyate

衍字则可能受到了月称对基本型注释的影响。月称对基本型的注释如下：

indhanavyatiriktātātāvātkaścidanyato' gnerāgamanāpnāstītyādṛṣṭatvāt | nirindhanasya cāhetukasyāgnerāgamanābhāvāt, sendhanasyacāgamaneprayojanābhāvāt, tatraapicendhanetulya paryanuyogāt, anavasthāprasaṅgāc ca, āgacchatyanyatonāgniḥ || tathendhane' pyagnirnasambh avatitatraanupalabhyamānatvāt || Poussin (1913, 210) .

【试译】首先，从燃料以外的别的什么事物，不会有火生起。(1) 因为这不曾被看到。并且，(2) 因为脱离了燃料，即脱离了原因的火不会生起。并且，(3) 因为，拥有燃

料的[火再次]生起的时候,没有目的。并且,(4)因为对于此燃料也有同样的非难。并且,(5)因为会伴随有无限回溯的过失。[所以,]从别的事物,火不会生起。同样,在燃料之中也不会有火。因为在其[燃料]中,[火]没有被认识到。

TCN 变异型的出现,以及由脱致衍的原因很可能与黑体标注的部分有关。

3.6 《明句论》第 24 章所见变异型“≈ MMK 24.1ab”

此变异型出现在月称对 MMK 24.7 的注释中,与基本型出现在同一章。如上文列表所示,基本型的 ś ū nyamidamsarvam (此一切是空的)被替换为 sarvamidamś ū nyam, 即 sarvam (一切)与 ś ū nyam (空)两个词相互交换了位置。这样的变化没有造成任何意义与韵律上的影响。

写本情况: O 缺, RTCN 皆作 sarvamidamś ū nyam (R91a6-7; T196b3; C145a3; N167b9)。写本一致支持变异型的存在。

3.7 《明句论》第 25 章所见变异型“≈ MMK 22.13”

MMK 22.13 基本型与“≈ MMK 22.13”的关系最为复杂,我们先来看藏译本:

MMK 22.13 基本型的藏译	≈ MMK 22.13 的藏译
gang gis de bzhin gshegs yod ces	gang gis 'dzin stug bzung gyur pa
'dzin pa stug pos bzung gyur pa	de ni mya ngan 'das pa la
de ni nya ngan 'das pa la	de bzhingshegs payodce 'am
med cesnamrtogrtog par byed	med cesnamrtogrtog par byed
(Derge 145b7; Peking 165b8)	(Derge 179b4-5; Peking 203a3-4)

根据叶少勇《中论颂:梵藏汉合校·导读·译注》的比较,≈ MMK 22.13 的藏译在字句上与《无畏论》《佛护释》《般若灯论》《般若灯论释》所见基本型 MMK 22.13 的藏译完全一致。因此,这应该是《明句论》的译者日称(Nyi ma grags)直接借用了《无畏论》等的译者龙幢(Klu' i rgyalmtshan)的翻译。从内容上来说,月称对上述两颂的注释也相当不同。按照月称的注释,

前者的意思是“若某人执取了‘如来存在’这样坚固的执着的话,他会构想出‘[如来]灭后不存在’这样的分别。”

后者的意思是“然而,若某人执取了坚固的执着的话,他会分别出‘[如来]灭后或存在,或不存在’这样的分别。”

上述的两颂与月称对它们各自的注释相吻合,因此有理由相信月称注释上的区别导致了《明句论》的藏译者日称(Nyi ma grags)不得不做出差异化的翻译。丹治昭義(1981)

认为,月称在第 25 章中对变异型“≈ MMK 22.13”的解释与《无畏论》《般若灯论》一致,恐怕这才是这个偈颂的原意,而月称在第 22 章的解释是他独有的。因此,我们不能够由此处藏译上的区别而推断梵文本上也有差异,藏译上的区别表明的只是解释上的差异。

上述两偈颂的梵文本情况如何呢? Poussin 本如下:

MMK 22.13 基本型	≈ MMK 22.13
yena grāhogr̥hīstastu ghaṇo 'stītitathāgataḥ nāstīti avikalpayannirvṛtasyāpikalpayet	ghanagrāhogr̥hīstastuyenāstītitathāgataḥ nāstīti avikalpaṃsanirvṛtasyavikalpayet

黑体标注的部分是基本型与变异型的差别之处。

从写本来看,基本型在各写本中作:

ghanagrāhogr̥hīstastuyenāstītitathāgataḥ nāstīti avikalpaṃsanirvṛtasyāpikalpayet P (据米泽嘉康,笔者未见写本)
o gr̥hīstastuyenāstītitathāgataḥ nāstīti avikalpayansanirvṛtasyāpikalpayet O86b3-4
ghanagrāhogr̥hīstastuyenāstītitathāgataḥ nāstīti avikalpayannirvṛtasyāpikalpayet R81b7
yenagrāhogr̥hīstastuyenāstītitathāgataḥ nāstīti avikalpayannirvṛtasyāpikalpayet T177a5-6, C129b7-8, N151a6-7

首先,TCN 三写本开头的 yena 与之后的 yena 重复,对照 POR 写本来看,开头的 yena 是 ghana 的误写。这个错误也暗示了 TCN 三写本拥有一个共同的祖本。第二, vā 见于 PORTCN 六写本, LVP 不应当擅自删除。第三,作为 yena 的关联词(correlative), sa (= de Tib.) 是需要的。第四,基本型的藏译“med cesnamrtog”表明梵文原文前缀 vi 的存在。第五,如后文所说, P 写本的变异型有 vikalpaṃ 一词。基于如上的几点理由,笔者 MMK 22.13 基本型被勘定为:

ghanagrāho gr̥hīstastuyenāstītitathāgataḥ | nāstīti avikalpaṃsanirvṛtasyāpikalpayet ||
MMK 22.13

与此相对,变异型的写本状况如下:

ghanagrāho gr̥hīstastuyenāstītitathāgataḥ | nāstīti avikalpaṃsanirvṛtasyavikalpayet ||
P76b6.

ghanagrāhogr̥hīstastuyenāstītitathāgataḥ | nāstīti Ø O105a6.

ghanagrāhogr̥hīstastuyenāstītitathāgataḥ | nāstīti cākalpayanasanirvatasavikalpayet ||
R100a8.

ghanagrāhogr̥hīstastuyenāstītitathāgataḥ | nāstīti vākalpayansanirvṛtasyavikalpayet ||
T216a4; C159b5-6; N185a7-8.

根据上述六写本,《明句论》第 25 章中的变异型可以被勘定为:

ghanagrāhogrhitastuyenāstītitathāgataḥ |.

nāstītivāvikalpaṃsanirvṛtasyavikalpayet || ≈MMK 22.13.

从本文所校订的上述两颂来看,毫无疑问《明句论》第 25 章中的这个引用来自 MMK 22.13。虽然较通行本 Poussin 本而言,二者的差异小了很多,但基本型最后的 nirvṛtasyāpikalpayet 在第 25 章中变为了同韵律的 nirvṛtasyavikalpayet。而意义上,二者没有大的区别。

此外,从变异型的 vikalpaṃ ... vikalpayet 的 cognate object (cognate accusative) ① 结构来看,此变异型很可能才是该偈颂的本来面貌。特别是将基本型与变异型的藏译纳入考虑的话,这种可能性会更高。

四、变异型的成因

从上文分析的七项变异型用例来看,第一、第三—七条中,基本型与变异型差异甚微。可以将其看作是写本抄写过程中产生的错误。关于第二条的变异型,月称在导入该颂之前说:

tatrayadiskandhāātmētiparikalpyatadodayavyayabhāg^{utpādī} ca vināśīcātmāprānotiskandh
ānāmudayavyayabhāktvātnacaivamiṣyateātmānekadoṣaprasaṅgāt | PsP Chap. 18 (LVP, p. 341) .

【试译】在这里,如果构想“我是诸蕴”的话,那么,因为诸蕴是拥有生灭之物,“我”会成为拥有生(udaya)灭(vyaya)之物,会生起(utpādin),会消灭(vināśin)。然而,由于付随有众多过失,“我”不会被如此主张。

第二条变异型 samutpanno 的出现很可能是受到了来自同词根的 utpādī (utpādin) 一词的影响。此外,根据新作庆明的信息,月称《入中论》的梵文写本中也出现了该颂的变异型。由于笔者未见此写本,故此第二条变异型的成因存疑。

① cognate object (cognate accusative) 指的是动词的对象与该动词的词根相关联。

五、其他用例

除去《中论》引用外,月称《明句论》还广泛引用了大量的经论。变异型的情况也出现在这些经论中。试举一例,在《明句论》第一章中,月称明确引用了龙树《宝鬘论》(Ratnāvalī) 的 1.48ab。按照 Hahn (1982) 的《宝鬘论》校订本,1.48ab 作 asminsatiḍaṃbhavati^{dīrghe}hrasvaṃyathā sati (此有则彼有。如有长则有短)。而月称所引的该颂作 asminsatiḍaṃbhavati^{hrasve}dīrghaṃyathā sati (此有则彼有。如有短则有长)。hrasva 与 dīrgha 两个词恰好对调了位置,构成了变异型的用例。

六、结 论

以上,笔者分析了中观论师月称作品中出现的变异型的用例。基于这些用例,可以做出以下几点结论:

- 1.《明句论》中的《中论》偈颂有两种形态:《中论》的基本型与引用型。
- 2.引用型之中存在着包含异读的变异型。
- 3.有的变异型可能来自传抄过程中的笔误,有些则保留了更优秀的读法。
- 4.就校订原则问题而言,即使写本中出现了有别于基本型的变异型用例,校订者应该忠实地保留它们。
- 5.在 de La ValléePoussin 的时代,由于受到写本质量、数量上的限制,他不得不倚重《明句论》的藏译本,进而“修改”“修正”该文献的梵文。但从本文上述的考察来看,藏译上的异读未必一定反映出梵文原本字句上的差别,梵文字句上的差别反而时常没有反映在藏译之上。基于藏译改订梵文写本时,需要校订者格外的谨慎。

参考文献:

[原典资料]

1.Poussin, L. d. L. V. (Ed.) (1913). *Mūlamadhyamakakārikās (Mādhyamikasūtras) de Nāgārjuna avec la PrasannapadāCommentaire de Candrakīrti*. St. Pétersbourg: Commissionnaires de l'Académieimpériale des Sciences.

2.Macdonald, A. (2015). In *Clear Words: The Prasannapadā, Chapter One Vol.I: Introduction*,

Manuscript Description, Sanskrit Text.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现代研究]

1. 叶少勇.《中论颂》与《佛护释》: 基于新发现梵文写本的文献学研究[D]. 外国语学院, 北京大学, 2009.
2. 叶少勇.《中论颂》与《佛护释》: 基于新发现梵文写本的文献学研究[M]. 上海: 中西书局, 2011.
3. 叶少勇. 中论颂: 梵藏汉合校·导读·译注[M]. 上海: 中西书局, 2011.
4. 丹治昭義, 月称の涅槃観の一考察[J]. 印度學佛教學研究, 1981, 30(1): 98-103.
5. 新作庆明.《プラサンナパダー》第 18 章“我(アートマン)の考察”の研究[D]. インド哲学仏教学研究室, 東京: 東京大学, 2015.
6. Hahn M. *Nāgārjuna's Ratnāvalī Vol. 1 The Basic Texts*[M]. Bonn: Indica et Tibetica Verlag, 1982.
7. Macdonald A. Revisiting the *Mūlamadhyamakakārikā*: Text-Critical Proposals and Problems[J]. インド哲学仏教学研究, 2007, (14): 25-55.
8. Yanezawa Y. *Lakṣaṇāṭīkā Sanskrit Notes on the Prasannapadā (2) [J]. 成田山仏教研究所紀要, 2005, (28): 159-179.

论僧祐之“抄经”观及其思想渊源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王培钊

僧祐, 建业(今南京)人, 南朝齐梁时律学高僧, 慧皎《高僧传》卷十一有传。其撰述颇丰, 今存《释迦谱》五卷、《弘明集》十四卷、《出三藏记集》十五卷。《出三藏记集》是现存最早的佛教经录, 是僧祐目录学思想的集中体现。该书在道安《综理众经目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经录体系, 拓展了经录内容。该书卷五僧祐首创“抄经录”, 提出了自己的“抄经”观, 开辟了佛教目录学上一片新天地。^①

关于“抄经”的研究, 学界有王飞朋博士论文《中土佛教抄经研究——以晋唐为中心》, 日人小野玄妙在《佛教经典总论》第二部第三章^②, 冈部和雄《僧祐の疑偽経観と抄経観》^③, 其他单篇论文仅在论述僧祐或《出三藏记集》时稍有提及^④。王文以“抄经”为中心, 必然涉及僧祐的“抄经”观, 但因其视野开阔, 历史跨度长, 探讨面广, 对于僧祐的“抄经”观没有往细处展开。小野氏论述亦从大处着笔, 虽区分了“抄经”“抄译”两个概念, 但对僧祐之“抄经”也着墨不多。冈部氏全文以“疑伪经”考辨为中心, 在论述僧祐“疑伪经观”时提及了其与抄经的关联, 并未过多论述抄经等内容。故笔者不揣简陋, 在对《出三藏记集》文本细读的前提下, 拟对僧祐之“抄经”观进行再度梳理, 以就教于方家。

① 按, 姚名达认为僧祐抄部仿自道安, 误。道安有“抄”之观念, 但没“抄”之概念, “抄经”独立, 实自祐始。参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 214 页。

② 小野玄妙著, 杨白衣译:《佛教经典总论》, 台湾: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3 年。

③ 参冈部和雄《僧祐の疑偽経観と抄経観》, 载《驹泽大学佛教学部论集》通号 2, 1971 年。

④ 参王鹰《佛教早期目录学的发展》, 载《世界宗教研究》2016 年第 6 期; 曹之、马刘凤《〈出三藏记集〉是一部版本目录》, 载《中国图书馆学报》2007 年第 3 期; 吴平《论〈出三藏记集〉的目录学价值》, 载《法音》2002 年第 5 期; 谢水华《〈出三藏记集〉在佛经目录学方面的贡献》, 载《上饶师专学报》2000 年第 1 期等。